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四一

潛邱劄記六卷 閻若璩撰

一

南州草堂集三十卷首一卷 徐鉉撰

二三五

南州草堂續集四卷 徐鉉撰

四五七

壑雲篇文集十五卷代言集六卷壑雲篇詩集二卷 李伍漢撰

四九一

楊仲子小宛集不分卷 楊无咎撰

八一三

吟暉樓

潛邱劄記 卷一

潛邱劄記

卷西堂藏板

潛邱劄記

潛邱劄記序

存
余外舅太原閻先生博學稽古網羅百代搜釋貫串語之詳而擇之精近世之號為通儒者未能或之先也先生生長世胄家多藏書幼即潛心鑽研扶精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梁公狄杜于皇李叔則王于一魏冰叔昆弟時過淮必主其家輒留止經年與先生討覈今古諸公皆嘆服謂後來者居上年二十餘遊長安時合肥龔大宗伯以文章奔走天下士獨深契先生為之延譽而先生遂名滿都下及返太原故里適顧寧人處士亦客太原出所撰日知錄相示先生為之補遺校正處士無以易

潛邱劄記序

卷西堂

也嗣東海徐大司寇邀至京師公家盛賓客為一世龍門獨首重先生公凡著作必質之先生而後定藁其傳是樓貯書埒天府先生皆能尋覽記誦與公日夕參稽上下其議論最後家居益孜孜于學所相與往復辨論者則汪鈍翁朱竹垞為多晚年撰述益富四方從游者日益眾商邱宋公開府吳門賓禮授館相與質疑訂難無有虛日蓋先生之學之遠為當代鉅公所推服類如此余少侍先生先生屬望甚殷教誨懇至顧余性譾劣又方事帖括不知古人何語聞先生言茫乎若河漢之無極也及長稍知嚮學而人萎山頽風流歇絕又不能力為表章如李漢之傳昌

黎此余之所以撫心欷歔而長嘆者也乙未余在都門與復申中翰商輯先生遺書復申方銳意收拾而俟以疾亡忽忽至今此事遂置高閣先生冢孫信敷佳士也屈于下吏位不稱才有志紹述已未春余南行晤于真州謂之曰眷西堂著述散在人間及今不傳則老人一生心血為他人作嫁衣裳矣信敷泣然垂涕今因學紀聞注四書釋地二書已鏤板行世而潛邱劄記茲又將告竣皆同人欣助之力余不覺以手加額喜信敷之不墜先業而諸君子倡此義舉其有功于斯文者為不可沒也時乾隆九年甲子孟秋

鹽漬門壻沈儼謹序

潛邱劄記序

上

春西堂

存

潛邱劄記

近代儒者有言雖使游夏復生不能盡學庸語孟之蘊奧諒哉斯言況他人哉雖然猶幸有朱子註在焉愚童而習之長而遵之莫敢異說但中不無未逮不無錯誤處朱子尚存安知不更補焉正焉以告無憾於聖賢如改誠意章已事哉愚年滿四十甫敢出臆見集衆聞用纂一帙以示兒輩或謂愚輕議先儒愚曰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而使聖賢之旨不明於天下後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而已太原閻若璩

潛邱劄記序

學林

按劄記卷一至卷六乃先大父有疑即錄自為問難之書其中有已校訂者有止存舊說而未校訂者或謂林曰已校訂者自當付梓未校訂者乃古人舊說似宜刪去林對曰是皆先人疑而未訂之義雖存舊說正多

創論補前人所不及何敢妄加去取至卷五一冊乃仲弟學機竭數年之力於夙昔往來問難之家尋先人手跡陸續成帙若分門別類林幼而失學不敢漫為分晰惟依笥中原本付梓開雕以成先志云爾乾隆九年歲在甲子仲冬既望孫男學林謹識

春西堂

潛邱劄記卷一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

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

七日出孔庭

禮記疏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

世守采地

宣三年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

后稷之元妃也註姑姓之女為后稷妃

孟氏前編註武成云先王后稷也商有天下尊契為

玄王周有天下尊稷為先王

前編云史記載采薇之歌詞怨而氣弱絕與孔孟所

潛邱劄記卷一

卷西堂

言夸齊氣象不同外紀取之古史亦不取焉

荀子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

而六馬仰秣註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

君道篇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

議兵篇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

議兵篇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

覆胸腹也

解蔽篇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

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註奚仲夏馬時車正

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

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茲音剗相土契孫也

解蔽篇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

足以為天下極矣

宥坐篇孔子曰夫水其萬折也必東似志

富國篇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敵數盆註蓋

當時以盆為量

魏世家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

學斯列傳二世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

決隙也

刑法志時惟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夫仁人在上

為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

晉書李密傳司空張華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

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詰與凡人言宜碎孔

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

魯公列傳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

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

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

悉而對

連語云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

韜子逸篇金鐵蒙以大縶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眾子論易曰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

困學紀聞曰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為虞書

又曰桑穀之祥太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做而起怠於政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劉向蓋襲大傳之誤

又曰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申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

又曰古者步百為畝周古之百畝為今制四十一畝漢制四十一畝

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為今三百七十五畝

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漢議為言者所詆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齊魯相遇以數為凡已有騎之漸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一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三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没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

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母乃過於壽考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嘗從國策

黎亭在長治縣西南孔安國傳黎國在上黨東北時郡治長子也

季善註文選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

召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

秦秀議何曾諡曰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

魏書辛子馥列傳天平中除太尉府司馬長白山連接三齊瑕邱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

致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

圯齊書方伎列傳由吾道榮琅邪人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長白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

潛邱制記卷一

三

卷西堂

潛邱制記卷一

四

卷西堂

左傳鄭西人孫高後
昔於鄭元傳叔以平曰
禮曰凡曰處此來馬之
事又在昭之前矣

少
〇
〇

此山
於六條考長台
目劉起宗死年為
有長白山為文王諸
書之說潛邱先生
史書皆長白在今
東山之辨見後石
全書皆以六條為
此書後方見歷一
之書在子思子

之間習儒業

隋書煬帝帝紀大業九年十月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

隋書蘇威列傳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

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

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

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日近在榮

陽汜水帝不悅而罷

隋書周法尚列傳時有齊郡人王薄孟讓等舉兵為

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戰每挫其銳賜奴婢百

口

潛邱制記卷一

五

卷四

隋書王充列傳大業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

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充以兵拒之而羸

師示弱保都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

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去

史記晉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

縣東二里

輟耕錄東觀餘論斷癩鶴銘為陶隱居書決非右軍

亦非顧況其鑒賞可謂精矣

史記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

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

南齊書高逸列傳東陽樓惠明有道術居金華山禽

漢書出傳

獸毒螫者皆避之

韋揖古賢氣吞時輩 詠歌帝戴黼藻王言

楊綰傳經語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詰其極

曾書綰傳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

舊唐傳任哲微言五經與義先儒未悟者綰一覽究

其精理

新唐書列女列傳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

官訴曰迫饑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

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為官所

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即截耳自信侍父疾卒

不嫁

潛邱制記卷一

六

卷四

魏書有烏楚師遁齊城有烏齊師遁

後漢書獨行傳向栩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

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尚書是正禹貢曰禹得雒書遇事皆成九段猶邵子

悟易遇事皆成四片古人學有本領非苟焉已也

此本

尚書是正金滕曰事有一人然而衆不必然者嗚指

動心是也凡此于理疑無于事信有信信而疑疑

泉湧是也凡此于理疑無于事信有信信而疑疑

固不害也余讀金滕之書可謂無其理而有其事

矣

尚書是正無逸曰文王無日中之食唯不暇也商受有長夜之飲惟多暇也

尚書是正顧命康王之誥曰是書與金縢皆受遺之事然金縢質而是書文也金縢雷兩滿盈時丁草昧天地崩裂事起倉卒是書承草昧之後創為儀誥當倉卒之際示以整暇覺金縢險而是書平矣讀金縢可以觀仁讀是書可以觀禮金縢周公之書是書召公之書皆孔子所取也蘇氏謂太保宜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宜入哭于路寢見王于次王宜哭踊答拜嗟乎此豈行哭時耶至譏冕服為失禮而曰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

清邱劉記卷一

七

卷四堂

時而可者此大不然于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三郊其一也夫郊必袞冕大裘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即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而勢不行也于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郊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君子以是知刪書之意深也尚書是正呂刑曰律之所定有限人之所犯無窮上下比罪一段猶今之用例矣紹興古器評曰周犧尊規撫甚大制作純古其上作兩犧突然而起通體飾以雲雷饗饗真周物也自

漢儒釋犧為設制器者遂至刻以鳳皇之象其形婆娑然曲從臆斷遷就其義今觀此器知漢儒為陋矣

博古圖曰周犧尊二魏太和間得尊於青州其制樣正與此類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竝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為尊則其說蓋有自來也漢儒之說以謂犧讀如婆娑之義而刻鳳皇之象其形婆娑然方是時其器祕於潛壤未之或見則曲從臆斷而遷就其義以今觀之蓋可笑矣

清邱劉記卷一

八

卷四堂

周象尊今全作象形而開背為尊禮記曰犧象周尊也鄭氏則曰以象骨飾尊阮氏則曰以畫象飾尊殊不合古此作象形而出於冶鑄則鄭阮之謬槩可考矣其所以然者三代之器遭秦滅學之後禮樂掃地而盡後之學者知有其名而莫知其器於是為臆說以實之以疑傳疑自為一家之論牢不可破安知太平日久文物畢出乃得是器以證其謬邪周索犧尊考犧之字至漢鄭釋犧為莎又或作獻戲其字不同其為義一也後世用莎之語遂飾以鳳皇婆娑之狀會不知止以犧為飾耶因其字畫形聲舛謬故器亦失其制度考是器耳鼻皆以犧為飾狀若牛首大槩與周犧首疊相類但兩耳連

環為小異也。

顏真卿唐茅山玄靜先生廣陵李君碑銘云先生嘗以茅山靈跡剪焉將墜真經祕錄亦多散落請歸修葺乃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初山中
有上清真人許名穆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先生奉詔搜求悉備其跡而進上之。初先生幼年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客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玄宗詔山人王改彊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補楊許之闕。

度唐西平郡王李公神道碑銘云有子曰愿故檢

潛邱劄記卷一

九

卷西堂

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為上

公

顏真卿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宋公神道碑銘云中書

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朝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洽背其為通賢所服也如此。雅善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詼諧人輒疏取。

顏真卿家廟碑銘云祖昭甫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

殷仲容齊名而勳利過之父惟貞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則亦以妻弟為內弟然而非空同

以下係初

謹字誤疑是難字

所知

分野之說古人每詳言之周禮保章之職既漢考論而見於左氏內外傳者猶可類推也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故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也則鶉火為周分矣。晉文即位歲受實沈故董因曰晉人是居則實沈為晉分矣。襄二十八年歲淫于鶉禍衝于鳥尾周楚惡之則鶉尾為楚分矣。昭十七年星見大辰梓慎知宋鄭之災曰宋大辰之虛也則大火為宋分矣。獨其說有可疑者星紀北而吳越南井鬼南而秦居西虛危在北齊表東海降婁屬西魯宅曲阜或以受封之始歲星所在為說

潛邱劄記卷一

十

卷西堂

然有絕而復續者封日既異前星又豈可據乎夫春秋戰國地域變遷三晉未分晉當何區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未東遷何故已直鶉火陳滅于楚何自而入韓分且中國幾何蠻夸戎狄豈日星所不臨哉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越得歲而吳受其凶皆以所在言之也。然彘韋實衛晉何以吉吳越同野吳何以凶衛既水屬何故與宋鄭同火禪龜先知之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祀是又齊薛之分矣。此皆不可曉者前哲要自有見也。

復徐世溥巨源書竊觀古人之文章銜華佩實畫然不朽或源或委咸有根柢韓柳所讀之書

其文每臚陳之宋景濂為曾侍郎志敘古人讀書為學之大第此唐宋以來高會之規矩也宋人傳考亭西山讀書分年之法蓋自八歲入小學迨於二十四五經經緯史首尾鉤貫有先時失序者更展二三年則三十前已辦也自時厥後儲峙完具逢原肆應富有日新舉而措之而已耳看山兄弟出蜀應舉蓋已在學成之後方希古負笈潛溪前後六載學始大就皆此法也去古日遠學法蕪廢自少及壯舉其聰明猛利朝氣方盈之歲年耗磨於制科帖括之中年運而往交臂非故願欲以餘景殘晷奄有古人分年程課之功力雖上哲亦有

潛邱劄記卷一

上

卷四

所不能況如僕者流浪壯齒汜濫俗學侵尋四十賃耳傭目乃稍知古學之由來而慨然有改轍之志則其不逮於古人也亦已明矣愚嘗舉此段以告人其言之沈痛深憤真可流涕三百年文章學問不能直追配唐宋及元者八股時文害之也杜濬于皇聞之曰三百年畢竟未生出昌黎輩來耳若生出昌黎輩豈數句時文所能掩其筆端趙琳石寅聞之又曰韓昌黎雖為俗下文字畢竟未作過八股若作過八股其筆端亦必變壞愚謂牧齋自指廢日力言石寅則指壞筆力亦正可相參呂伯恭大事記朱子謂其有太纖巧處如指公孫弘

張湯姦狡處處皆說得羞愧殺人愚謂朱子之說白樂天也亦然樂天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都說得口津津地延出此豈不令人愧殺乎至論陶淵明則不然曰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嗚呼此可謂深得淵明之心者矣乃蘇子瞻者生平嘗慕二公至為之辭曰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合二公而竝稱之其無乃未識二公之心也者

趙歧序孟子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

潛邱劄記卷一

上

卷四

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朱子謂其說為妄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并無可考不知漢書固嘗有其說也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孝文皇帝世尚書初出於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此非孟子爾雅皆置博士之明驗乎特未見儒林傳耳其謂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則指武帝建元間而言蓋武帝以董仲舒對策凡不在六藝之條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故止立五經博士然論語孝經謂之非六藝則可謂之非孔子之道而亦罷黜之可乎哉嘗考諸兩漢論

一往下未完

此當釋地餘論
得此也

〇切

語雖不立學官如蕭望之張禹包咸包福輩猶以
 之授皇太子與天子及博士弟子試亦以之射策
 至和帝初徐防始奏論語勿以射策莫令學者專
 經雖所失或欠差可矯革夫曰所失或久則論語
 之與五經同射策固非一日矣此又論經學者不
 可不知也穆順帝時翟璜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
 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宣帝論
 其謂一經

兗州府志故顛與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註宜採入
 兗州府志鄭公鄉在昌邑縣南一百二十里有鄭公
 社即其地

唐碑稱康成是知書有萬卷公覽八千也

潛邱劄記卷一

五

卷西堂

春秋隱公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杜註防魯地在琅
 邪縣東南十年六月辛巳取防註高平昌邑縣西
 南有西防城宋邑鄭取以歸于我莊公七年春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防註防魯地二十有九年冬十
 有二月城諸及防註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縣偃
 公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
 來朝註鄆國今琅邪鄆縣

朱子曰俗傳脈訣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乃能直指
 高骨為關柳貫曰朱子取高骨為關之說不知其
 正出王叔和脈經也脈訣乃宋中世人偽託或曰
 五代高陽生所著

潛邱劄記

〇切

歐陽公曰令狐楚碑文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
 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語宰
 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為斯言耶臯夔稷契居堯舜
 之朝其語言尚書載之矣異乎此也

泗州去古鄆國城若干里古鄆城在今鄆縣
 東南二十六里

論衡命祿篇云故曰力勝貧慎勝禍

弄性篇云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

書虛篇云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巧賢聖感焉

雷虛篇云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天人相違非奉天之
 義也

道虛篇云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

潛邱劄記卷一

古

卷西堂

藝增篇云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
 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

非韓篇云夫世不之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
 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

說日篇云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
 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
 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
 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

答佞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

釋材篇云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純
 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也

程材篇云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買賈人賢

宋史梅堯臣傳工為詩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到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

程材篇云說一經之生治一朝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過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

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

潛邱劄記卷一

五

卷四

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

別通篇云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于都邑者心厭觀于大市者意飽况遊於道藝之際哉

別通篇云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別通篇云是故盜賊宿于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

切以
論

別通篇云禹王治水益王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

趙奇篇云近世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竝出一時也

趙奇篇云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

趙奇篇云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

潛邱劄記卷一

末

卷四

趙奇篇云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

趙奇篇云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密酪辛苦

趙溫篇云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謹告篇云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

明零篇云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順鼓篇云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

洪水之良醫也

商蟲篇云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

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

齊世篇云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為

金匱矣

宣漢篇云夫太平以治定為效百姓以安樂為符

須頌篇云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于畫上者

子孫恥之何則祖父不賢故不畫圖也

伏文篇云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

桓君山之書富於積荷頓之財

伏文篇云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

伏文篇云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

潛邱劄記卷一

七

卷四

侯文篇云夫侯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

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踏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

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

通類也

侯文篇云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賁錢十萬願載于

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園中之鹿欄中之

牛也安得妄戴班叔皮讀太史公書戴鄉里人以

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

不為財勸叔皮不為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

侯文篇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

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壽死篇云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

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

身毒篇云天下萬物舍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

身毒篇云其在人也為小人故小人之口為禍天下

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

祝誓輒效

壽日篇有葬歷有堪輿歷

壽日篇云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

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

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

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

潛邱劄記卷一

六

卷四

所諱未必有凶禍也

定賢篇云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胸中之造思

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

定賢篇云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

山素丞相之跡存于新論者也

正說篇云畧正題目麤靡之說以照篇中微渺之文

壽解篇云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

壽解篇云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

壽解篇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

誤者在諸子

察書篇云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

餘涇渭也

竊書篇云案東番郡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囊文雅之英雄也

對作篇云實事不能快意而筆虛驚耳動心也

對作篇云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

自紀篇云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

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自紀篇云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透而難睹

自紀篇云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

潛邱劉記卷

九

卷西堂

于手

自紀篇云笑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聲皆快

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

文當前合是謂舜君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自紀篇云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夸俱

旅不貪與蹠比跡

地齊書邢邵傳邵曰天下書至死讀不可編

顏之推顏氏家訓曰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劉向揚

雄方稱此職耳

觀天下書未編不得妄下雌黃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純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

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
彊操筆

後漢書馬援傳耿舒曰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
止以是失利

王叔師傳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
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漢書劉歆傳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
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

句義理備焉

周禮序杜子春在永平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鄭衆

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

潛邱劉記卷

十

卷西堂

證明為解

東史藝文志孔叢子七卷漢孔鮒撰朱熹曰偽書也

通典宋庾蔚之曰女子既出則無厭

馬融儀禮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註曰從君母為親服也君母亡無所復厭則不為

其親服也自得伸其外祖小功也喪服小功章

周書經籍志韓詩二十卷卜商序韓嬰撰韓詩翼要

十卷卜商撰

周書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

十卷卜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

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

宋史儒林傳陳亮字同父永康人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折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睥面盍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竝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舊唐書經籍志孔叢七卷孔鮒撰

舊唐書經籍志今字石經尚書五卷今字石經鄭玄尚書八卷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潛邱劄記卷十一

主

春西堂

抄

胡渭生拙明解關雎曰流訓求未得也采則得之矣筆謂既得而擇之也字義具見淺深不必改訓況詩之用字亦有變丈以協韻而義無所別者如寔命不同寔命不猶何以畀之何以予之同猶丹予豈亦有淺深之序乎

馬融曰除嫡子一人其餘皆庶子也

開元禮曰出降者兩女各出不再降若兩男各為人後者亦如之

唐岑參驪姬墓下作詩自註云夸吾重耳墓隔河相去十三里故詩云驪姬北原上閉骨已千秋澮水日東注惡名終不流蛾眉山月苦蟬鬢野雲愁欲

抄

弔二公子橫汾無輕舟

唐李白有焦山望松寥山詩

唐李白題江夏靜修寺自註云此寺本李北海舊宅詩云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濱

周禮太卜卜立君鄭註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

龜人註世本作曰篇巫咸作筮

初人註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

亦司寇詢立君鄭註立君謂無冢適選于庶也

考工記註若世本作者是也

士冠禮鄭註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俠音甲

俠拜者前後兩拜婦人先一拜男子答拜婦人再

潛邱劄記卷十一

主

春西堂

以下之傳抄

一拜謂夾一拜在中

士昏禮婦拜扱插地鄭註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

猶男子稽首賈疏手至地則首不至手空首拜頭

至手所謂拜手也

鄉飲酒禮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一拜鄭

註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也賈疏眾賓各得主人

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是不備禮

鄉射禮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鄭註三拜亦徧也眾

賓皆答一拜鄭註壹拜不備禮也

特牲饋食禮三拜眾賓賈疏眾賓無問多少總三拜

以賤旅之眾賓共得三拜也

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鄭註三拜旅之示
備也

有司徹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鄭註言三
拜者衆賓賤旅之也

明堂位註世本作曰垂作鐘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
少儀鄭註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
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喪主則不手拜者爲夫
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

樂記疏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鄭註
南風之詩其辭未聞也

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清邱制記卷一

圭

卷西堂

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

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

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
海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
存乎其人

又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之聽
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
以爲知言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晉惠帝
年號

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分陰侯生善
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不雜學故明

爾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
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君中說鈔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
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

清邱制記卷一

雷

卷西堂

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履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

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之
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

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
夫欲售偽者必假真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
周餘耳曰光初竇灌曰凶終

毋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
書蔑如也

古者高餓顯下祿隱